

六東 亡界追悼北伐
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一九二七年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目錄

發刊詞

悼文

招魂

紀載

第四軍北伐作戰之經過

傳記

第一軍團長文志文烈士傳畧(遺像)

第一軍魏團長勤華烈士事畧(遺像)

第一軍王震烈士事畧

唐烈士厯增畧史(遺像)

洪劍雄同志事畧(遺像)

曹淵烈士傳畧(第四軍營長)(遺像)

第四軍吳連長兆牛烈士小傳(遺像)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目錄

(雷)

李儀生

(云今)

劉策勛

魯昌同撰其綱

王逸常

胡保珍

第四軍鄧副官方中烈士傳(遺像)

第四軍營長陳特烈士事畧(遺像)

第四軍賴副營長元良烈士事畧(遺像)

第四軍排長余朝禮烈士傳畧

第四軍胡連長煥文烈士事畧(遺像)

第四軍副營長繆五常事畧

第四軍連長劉義烈士小傳(遺像)

第四軍盧連長邦信烈士傳畧(遺像)

第四軍賴隊長勝初烈士事畧

第四軍陳連長雲鋒烈士事畧

第四軍葉排長洪容烈士事畧(遺像)

第四軍羅排長宇棟烈士事畧

第四軍黃代排長有祥烈士事畧

第四軍吳排長宗祚烈士事畧

第四軍古排長堯烈士事畧

第四軍連長吳春穆烈士事畧

第四軍范排長福田烈士事畧

第四軍連長朱震寰烈士事畧

第四軍凌排長元洪烈士事畧

第四軍林排長少坤烈士事畧

第四軍彭排長光榮烈士事畧

李漢魂

古震歐

陳榮樹

林靈根

蘇觀廷

陳榮午

第四軍排長陳輝廷烈士事畧

第四軍 張排長耀王排長國華兩烈士傳畧

第四軍張副營長偉業烈士事畧

第四軍李連長海濤烈士傳畧

第四軍周排長海清傳畧

第四軍排長歐陽燦烈士傳畧

第四軍連長莫奇標烈士傳畧

第四軍徐排長釗烈士傳畧

第四軍排長秦漢奇烈士傳畧

第四軍排長蔣克才烈士事畧

第四軍隊副陳長彩烈士遺像

第四軍營副郭煥彩烈士遺像

第七軍團長陸受祺烈士事畧

第七軍團長呂演新烈士事畧

第七軍吳大隊長鐵英烈士事畧

第七軍連長莫燦煊烈士事畧

(附)第四軍陣亡將士姓名表

第四軍北伐部隊官員傷亡總計表

附錄一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輓聯彙錄

附錄二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宣傳大綱

附錄三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告民衆書

發刊詞

陳一士印

本黨自去年五月間，出師援助湘省反吳戰爭，七月正式誓北伐討吳。計自粵出發之師有六軍之衆，加以桂中一軍，湘中一軍，共得八軍，約在十萬人之譜。以此有主義有訓練之革命軍，下長岳，收武漢，克南潯，服川黔，復閩浙蘇皖，前後不過半載，竟將全國巨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數十萬之衆，擊敗如摧枯拉朽。試問此係伊誰之力？自然，這是由北伐陣亡諸將士，篤信三民主義，熱誠替全國被壓迫羣衆解除痛苦而犧牲的鮮血與頭顱換來的代價無疑了！我們對此以鮮血頭顱換來現在兩粵的安寧鞏固，湘，鄂，川，黔，贛，閩，浙，蘇，皖，汴等省的歡樂與自由；及由先烈之血，沃出民族自由之花，先烈之身軀頭顱，築高了中華獨立國際間之地位的北伐陣亡諸將士的偉大精神與偉大功績，我們不但羨慕贊歎，我們更當時時記念，繼續先烈這種革命犧牲的精神，完成先烈未竟的志願。我們知道，吳孫雖倒，而張作霖尚存；本國軍閥雖敗，而國際間帝國主義尙逞兇橫行，我們在記念——追悼——北伐陣亡諸將士之時，當覺後死者責任之艱鉅而加以努力，將藉北伐諸先烈之精神，鎔鑄成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之國魂，此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諸將士大會所由舉行也。

惟是此次北伐，以八個革命基本軍隊作戰，犧牲已在數千人以外，若再加上新附之衆與及前線上之農民，工人，學生等同志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之爲作戰而犧牲者，其數更不知若干，我們在打倒軍閥工作中，農，工，學生之血，與我們革命軍之血同流，農，工，學生之頭顱與我們革命軍人之頭顱同擲於軍閥刀斧下；我們在追悼北伐陣亡將士中，對於各方被犧牲之革命同志，亦加以同樣的悼念。可惜我們遠在嶺南後方，在各軍之先烈，已不能盡舉其姓名與事蹟，其他各方犧牲之先烈，更難一一敘述。但我們爲使後方認識北伐諸先烈精神起見，試一讀第四軍作戰經過，便足以見我北伐諸將士壯烈犧牲矣。現雖搜求得極微少之姓名事蹟，亦儘先刊印成冊，以遺紀念，其餘全部烈士姓名事蹟，俟廣爲搜求，再加刊佈，此則本刊急事出版之微意也。

我們現在北伐，正當繼續進行，我們後死的革命同志，將隨湘，鄂，贛，閩，浙，蘇，皖，各地犧牲之先烈血跡而前，其數尙不知若干，我們追悼上舉各地犧牲之先烈，不過表示我們之心願，表示我們之志向，使死事先烈，得以瞑目於地下。其實我北伐追悼會的真意，非達到全國統一，掃除軍閥之後，不能完了，換言之，我們北伐追悼會，不但追悼過去死事之先烈，正要追悼現在前方火線上之軍人；不但追悼現在前方火線上之軍人，正要追悼後方一切開會的革命民衆，因爲真要完全達到北伐之任務，非要我們全體民衆決心誓死不可也。所以在此薄薄紀念冊上，我們絕不以作平常紀念冊看待，我們尤其不作僅僅紀念冊上的數十先烈看待，望我們後死的同志，速速準備我們的工作，加緊努力去增厚此紀念冊，此是發刊此冊子的一點意思。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

悼文

招魂

李燄生

——悼北伐陣亡將士——

陣亡的戰士同志們！你們的可愛生命，隨着我們的敵人——

中華民族的敵人的礮火槍聲以毀滅了。這樣轟轟烈烈，辛辛苦苦，大好頭顱，鮮紅頸血，究竟爲誰而拋擲？爲誰而遍灑？同志們！你們知道！我們也知道！一切革命的人們！也應該知道！爲繼續中國國民黨既往的偉大歷史，爲完成中國國民黨將來的偉大使命，爲被侵害的中國國家，爲被壓迫的中華民族，掉頭不顧，毅然去犧牲，你們的宏願，是這樣，我們的期望，也是這樣，你們在前敵死了，許多黨國興亡恨，戰死沙場骨亦香，你們死得其所了，但是來日大難，有增無減，天寒日暮，四顧蒼茫的我們，哀悼死者，憶念生者，其將何以爲情呢？其將何以爲情呢？

同志們！誰能捨得慈愛的白髮雙親？誰能捨得天真的繞膝兒女？誰能捨得比鴛鴦般的嬌妻，連理枝般的情人？誰能捨得如手如足的兄弟？誰能捨得相親相愛的朋友？但是罪惡的人間，那裏能容我們渺小身軀之存在？那裏能容我們可愛熱情的寄托呢？帝國主義的烈火，軍閥之毒流，時時向我們身中燒着浸着，桃源避秦，空言莫慰！茫茫四顧，無路求生，我們要找出路，我們要找唯一的出路，除了革命一路，實無其他方法，革命革命！我們

大家共同去革命，你們爲革命而死了，爲革命而戰死了，我們能够把幾十年無意義的人生，變爲有意義的人生，爲國家肅其恥辱，爲同胞除其痛苦，精神已得勝利！生命有所歸宿，即身蹈烈火，骨爲燼灰，亦當甘之如飴，我們後死者，對於你們的死亡，固然十二分的悲痛，對於你們那勇敢的精神，真要十二分的佩服和羨慕，死者已矣，我們將何以努力而繼續你們的精神而去犧牲呢？

親愛的戰士同志們！你們把沸騰的鮮血，洒遍了湘鄂，洒遍了贛閩皖蘇浙，匯成洶湧的血潮，把猛獸般的帝國主義軍閥的罪惡腥羶，衝破淨盡，使可憐無告的同胞，得伸頭以重覩青天白日，九原有知，當可稍稍自慰了。但是事實上能够這樣麼？親愛的死者，也許出乎你們意料之外罷，看啊！惡鬼毒蛇般的帝國主義者，爲維持其特殊利益計，一方面派出「中國遠征隊」，以圖以武力干涉中國，鎮壓國民革命運動之高潮，實施其屠殺政策，遠者固不忍再數，而近者如惠州稔山之屠殺案，南京之屠殺案叠見，其兇相常印於我們腐腦之上，一方面用陰柔政策，以圖緩和我國民衆反帝之空氣，並且於其通信社及機關報造謠，分裂革命勢力，而革命戰線中的伴友，數十年攜手之兄弟，竟中其毒計，惹起一時之糾紛，後死者觸目心傷，固慘痛以難言，而我親愛的戰士，以滿腔熱血赴敵決戰的時候，又那能知有今日之不良狀況呢？死而有知，悲痛更不知奚若了，採得百花成密後，爲誰辛苦爲誰忙，死者如此，生者如彼，當此追悼大會當中，真不知涕泗之何從了，

嗚呼大名爭自娛
他人頸血購得來

黃花落，

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

斯人一去不復回。

嗚呼論功行賞客，

不記昔人刀頭推，

黃花落

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

斯人一去不復回。

這是吳稚暉老先生爲黃花岡烈士諸同志而作的薤露歌，黃花岡烈士爲國殉難，原期造成一燦爛之民國，誰知血腥尚在，已所謂本黨的同志們妥協的妥協，變節的變節，把烈士的頸血，換來自己的功名，不惜把本黨的政治生命斷送，使國人十幾年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言之爲勝悲憤？幸總理指導有方，繼續努力，使本黨生命，不致中斷，而創造今日之根基，我親愛的戰士們，始得從容繼續黃花岡烈士的精神，擴大黃花岡烈士的工作，本黨所領導之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進展，不是我親愛的戰士同志們換得來的麼？決死的親愛同志們！你們死了，你們爲黨國而死了！在形式上固然使帝國主義打顫，軍閥喪膽，但實際上能如你們所期望的麼？北伐未成功，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的罪惡還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未消滅，而黨內領袖反受敵人之陰謀離間，誤會既起，紛糾滋生，國民革命前途，其黑如漆，九原有知，其悲痛更當何如？親愛的戰士們！死能瞑目麼？死能甘心麼？念黨國之前途，不禁爲之憂從中來，死者如此，生者又如此，關心黨國的同志們！當此追悼會中，不知作何感想？

本黨領袖們的誤會，漸漸有傾向和好之可能，總可得平息，但黨本身，內感外侵，病症既經顯露，危機四伏，生長尤不健全，不法軍人，貪官污吏，又復在在皆是，你們爲黨國而死了，得來的代價如此，誰不爲之痛心，誰不爲之憤恨呢？

萬難未解，我們真不知死在何日，但既許身黨國，死則死耳，還有什麼可惜？死而有益於黨國，即骨肉化爲灰燼，亦所甘心，但事實也許不能如我們所冀，如你們之死還失望罷，但願得許多，我們決心了，我們決心去死，犧牲祇問良心之允許與否，不要問代價之到什麼程度，湧起我們的熱血，奮起我們的雄心，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把人間罪惡，人們的恥辱，一並掃而空之，直上革命的天堂，去見我們的上帝！

親愛的戰士同志啊！我們雖不能和你們同在一起和敵人爭鬥，但無時無地不和我們的敵人爭鬥，筋疲力盡，力竭聲嘶，是算對得你們住，減輕了些微的痛苦，但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精神物質，兩兩消磨！親愛同志們！魂兮何時歸來，以慰我失望之心呢？

親愛同志啊！魂兮歸來罷！歸來以慰我能！我本不應向你們亡魂，作失望的訴苦，但是放眼天地，誰來領受我的痛苦呢？

新鬼煩愁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黃花岡之英魂未滅，湘鄂贛閩蘇皖之碧血尚新，執筆草至此，真不知所云了。我願隨你們而死罷！願魂魄化杜鵑，把同志們和民衆之心喚起來！

十六，四，四，

紀 載

第四軍北伐作戰之經過（云今）

本軍此次奉命北伐，自粵出發以至攻下武昌克復江西，行經數千里，爲時四閱月，劇烈戰爭七八次，而其戰鬥能力與紀律及其犧牲之精神的各種表現，據我個人以及社會之一般人士的觀察，老實說是確實不愧稱爲革命軍中之最健者，但我們又曉得，我們這種榮譽，並不是某一個萬能的人所能做得出來，而是我全軍官兵同志之努力——不怕死，不愛錢，以及人民之熱烈的幫助，所以才有這一個無上光榮的代價，這也可以說：我們現在的光榮是我們已死的忠實的官兵同志的血肉，和被壓迫民衆自求解放的熱情，結合起來而成了一個結晶，我們全軍每個官兵同志，以後都須把這個結晶，好好的保留着，並官用之以發揚光大！

本軍全體官兵，這次要開一個本軍北伐陣亡將士追悼會的意義，就是要繼續先烈的生命，發揚我們的榮譽，故籌備會議決，在這次追悼會的當中，一定要編輯本軍北伐沿途作戰經過，以留爲我全軍官兵同志之奮鬥的紀念，故我特向各方搜集各役戰況，

編成是篇。現在且開始我們的敘述：

其一切經過情形茲爲便利敘述起見，特以戰役的各地爲敘述的綱目；

1. 安仁涿田之役

是役乃我北伐軍第一次與直系軍閥的接觸，同時也是本軍北伐光榮歷史上的第一段，因爲那時已出發的北伐軍，祇有本軍獨立團爲最先頭的部隊，其餘部隊尚在廣東，未曾調動，我獨立團紀律嚴明，一路得湘省人民的愛護與歡迎，於五月三十一晚，便已進至湖南永興，當時我獨立團，在永興途次便接着唐總指揮生智的來電，據云「總合各方報告判斷敵不日必行總攻擊，安仁兵力單薄，貴團務速赴應援」等因；且當時，正是葉開鑫的反動軍隊得勢，我第八軍孤軍轉戰退守衡州的時候，那時吳賊佩孚的計劃是想襲我第八軍側背，以斷北伐軍來湘之路，並腹背的來攻衡州，令謝文炳，唐福山以及贛軍共有六團之衆，來襲取安仁，再進而取耒陽及南佔郴州，而我方兵力在安仁者祇有第八軍三十九團一團，當時敵人之企圖如此，而我方局勢之嚴重又如此，於是我獨立團乃即兼程前進，於六月二日到達安仁，時適天雨不止，我軍連日冒雨強行，疲勞殆甚，但恐延誤軍機，於三日晨仍令第二第三兩營開赴涿田龍家灣前線，午後二時，敵欺我兵力單薄，以全力來犯，冀一鼓撲滅之。我軍才到達涿田市，便與敵接觸，時三十九團內多係新編部隊，不能久戰，且敵衆我寡，故該團已漸不支，適我獨立團馳至，增加火線，向敵猛烈攻擊，至四日晨，便將敵完全擊退，同日緊追至攸縣，敵潰逃無敢稍停，直退至

醴陵始止。是役共俘敵官佐四員，兵十名，繳械四十枝，而我獨立團受傷的官長亦共三員，士兵二十一名，陣亡士兵九名。因此次戰勝之結果，我革命軍之聲威，更因此而大震，但敵雖遠竄，而我獨立團因孤軍不便深入，故僅前進至攸縣而止，湘中人民對於我獨立團稱頌備至，唐總指揮亦大悅，特贈馬三匹並犒金若干，以資鼓勵。以當時情況而論，我獨立團之能擊破此路敵人，實爲我北伐軍之決勝敗的最重要的關鍵，苟此路失守，則我第八軍腹背受敵，湘南實岌岌可危，而此役竟被我忠勇的將士摧堅破銳，使湘南轉危爲安，這是何等光榮的一個戰鬥呵！

2. 醴陵之役

我獨立團自進抵攸縣之後，因兵力單薄，不敢深進。於是本軍後方部隊，乃趕緊續進，我第十二師，第十師皆先後奉命出發，七月三號，第十二師張師長（現本軍副軍長）率直屬部隊及三十五團抵攸縣，至六日，第十師陳師長（現十一軍軍長）率二十九團亦兼程趕到，當時我軍在攸縣者，已有三團之衆——獨立團，二十九團三十五團——於是乃向醴陵攻擊前進，獨立團在前，第十二師與第十師次之，到達與敵相距約四十里之船灣，清水港等地方，乃計劃進攻策畧，是時醴陵方面之敵，爲贛軍唐福山之傅旅兩團及謝文炳部三千餘人，沿淞江一帶布防，此外尙有余蔭森旅在株萍鐵路之株州一帶策應各方，逆軍主力皆配備於泗汾沈潭及夏家橋一帶，經二十八天之設備，防禦極周，要隘處皆架大砲機關槍，且淞江水深，又難徒涉，我軍乃定於十日早四時總攻擊，當時軍部未到，陳師長爲指揮，決定分兩路進攻，獨立團當

正面，專攻敵主力所在地泗汾之敵，三十五團當右翼，攻擊沈潭之敵，二十九團則任右側大包抄，十日早四時各團皆開始攻擊。獨立團乃向泗汾之敵猛攻，連長胡煥文同志率數人欲衝鋒過橋，奪敵陣地，當被敵守兵叢射，欲彈而斃，時天尙未明也。及天明敵更以大砲轟我，彈皆落於團部四週四五十碼之處，士兵察知敵砲兵陣地之所在，華皆奮勇前進，欲奪其砲，卒將敵防線衝破，奪得其砲，敵且戰且走，佔據高山，我軍跟踪追擊，頻奪山頭，謝文炳部之來援者，亦爲我擊潰，然我連長吳道南同志，追敵太猛，連渡河六七次，奪得山頭七八座，不幸被敵彈擊中腿部流血過多而亡。同時沈潭方面之敵，經張師長親率三十團猛攻，交鋒未久，即將沈潭前面之將軍山奪得，敵仍頑強抵抗，然卒不能當我軍之鋒，至下午七時，我獨立團及三十五團，皆同時進抵醴陵縣城，醴陵遂告攻克，是役傳逆兩團之敵，完全被我軍殲滅，謝文炳亦潰敗不能成軍，落荒而竄，我軍繳得敵大砲二門，水機關槍二挺，三八式旱機關槍一挺，步槍三百餘枝，七九子彈二十餘萬，其他軍用品無算，俘敵營長一名，連排長三十餘名，士兵三百餘人，擊傷其團副一人。我軍獨立團死連長二人，士兵死傷四十餘人，三十五團傷連長一人，死排長二人，士兵死傷三十餘人。

是役作戰時，得農民幫助之力甚大，人民之引路者，當情報者，破壞敵人交通者，所在皆是，敵敗走時，則引我軍抄到敵之前方截擊，雖砲火猛烈，無絲毫怯色，婦孺之送茶送粥者，雖在高山打仗，他們仍追送上來，因以本軍消息靈通，精神振作，而

敵方則因人民之擾亂，舉止失措，故我軍能一鼓而克。

到醴陵後，我軍因須待政府命令，始能前進，故在醴陵停留旬日之久。本軍政治工作，便在此期內積極進行，各種運動，都蓬蓬勃勃的舉辦起來，而士兵紀律，亦極嚴明，建設事項，最初則由縣黨部與十師政治部及十二師政治部各派一代表共同組織臨時行政委員會，處理縣政，直至湖南省政府派員來後，始宣告撤消，因此人民對我軍更加認識和愛護。陳副軍長到醴陵時，人民列隊歡迎者逾萬人，其對我革命軍之一種熱望，可見一斑。

3 平江之役

自我北伐軍收復醴陵，長沙，常德等處後，因須待蔣總司令抵湘，下總攻擊令後，始可繼續進攻，故本軍第十師，第十二師，獨立團各部隊，均於八月二日始全數開至瀏陽候命，至九日蔣總司令抵衡，召集各軍長會議，決定以本軍及第七軍担任右翼，向平江方面進攻，於是本軍各部自十二日便已先後分向平江進發，十六日已開拔完竣，政治工作人員亦全體隨軍沿途向民衆宣傳，使軍隊與人民合作，抵社港市時，軍部乃召集各師團長在行營開軍事會議，擬作戰計劃，以得平江爲第一期，到通城爲第二期，抵武漢爲第三期，於十九日晨四時即開始向平江城分路進攻。是時平江之敵，爲偽蒲通鎮守使陸澐，統率所部及韓逆彭鳳等部約共萬餘人，扼守平江東亘中洞之線於平江南面魯廬山，天岳山，審思嶺等處佈置地雷鐵絲網，機關槍，大砲，構築極堅固之防禦陣地，設備極爲周密，本軍乃以第十師攻中洞截敵後路，第十二師則攻擊平江正面，但此處敵之佈置完密，不易進攻，幸東南

小河止馬舖及白雨湖兩處有徒涉點可渡，可由此攻敵北門，於是該日乃由三十五團攻平江之南，使敵注意正面，而疏忽其東南之徒涉點，十八夜以獨立團由止馬舖渡河攻擊平江之東，以三十六團由白雨湖渡河包圍平江之北，拂曉以前分別偷渡完畢，至拂曉時各向當面之敵攻擊前進，上午九時，我軍三十六團便已將韓逆所部驅逐，佔領平江北門外一帶高地，乘勝衝入北門，逆將陸澐遂受我軍包圍，陸逆雖率部抗戰卒被迫至西門內一大屋中，相持兩小時，而陸澐竟被我軍擊斃，餘敵遂全數繳械，其時平江東南獅子巖一帶之敵，仍憑河頑拒，張帥長親率獨立團猛擊，此時敵尙欲以一部繞北門來向我側擊，及到北門外見我軍已入平江城，於是軍心乃大亂，同時我正面佯攻之三十五團開平江城內槍聲，知我軍已入平江，即變其佯攻態度，猛烈攻擊，於是審思嶺，獅子巖等處之敵，遂聚殲於山上，平江遂告完全佔領。是役擊斃敵鎮守使陸澐，九九團團長藍昌宏，及其營長兩員，俘虜官兵共千餘人，敵之九九團全部無一幸免，計獲步槍千餘桿，大砲四門，迫擊砲六門，水機關槍四挺，其他彈械米麵，馬匹，軍用品無算。第十師方面，二十八團於上午六時在淡江附近即與敵開始接觸，作猛烈攻擊，六時三十分使將該敵擊潰，惟該敵主力仍佔白石巖，距石咀東約二里處高地頑強抵抗，阻止我二十八團進路，我二十八團猛烈衝鋒，至上午八時始將敵完全擊潰，團長蔡廷楷同志亦於是役中彈受傷。計是役繳獲敵大砲一尊，迫擊砲二尊，水機關一架，步槍百餘枝，殘敵數百人分向通城方面潰退，其二十九三十兩團，因白石巖之敵據險頑抗，故俟二十八團將該敵擊潰後，始通

過紅石咀，到團山舖時已近十二時許，忽發現敵之踪跡，於是即出截擊，時敵已聞平江失守，不敢抵抗，忙向梅仙退走。我第十師除當派一部追擊外，其餘仍向平江方面移動。是役本軍官兵傷亡共約二百餘人。

查敵在平江時，摧殘民衆，無所不至，平江人民恨之入骨，故我軍進攻平江時，沿途鄉民，皆爭先起來効勞，作偵探，作嚮導，無不努力幫助我軍，並有平江的農民自衛軍奮起揮戈來助，我軍克敵之如此神速，實多賴平江人民之幫助也。

我軍攻克平江後，爲截擊岳州之敵起見，乃迅速兼程追擊，二十日十師十二師，獨立團各部皆先後陸續開拔，軍部亦於同日下午六時前進，敵人聞風而潰，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第十師行抵九節時，尚有敵人兩團防守，我軍到達，登時即將該敵擊破，共繳得步槍數十枝。十師遂於是晚七時，入駐通城，待陳副軍長抵通後，決定以最短時間，追出東北百餘里之中伙舖鐵路車站，以斷絕岳州一帶敵之退路，以第十師任右路，第十二師任左路，分道並進，至二十五日我軍各路部隊均抵中伙舖。時岳州一帶敗竄之敵大部已通過中伙舖，僅餘孫建業的餘部數百爲李金門團長統率，由此退出，被我先頭部隊包圍悉數繳械。

汀泗橋之役

本軍自到達中伙舖之後，知敵已完全退守汀泗橋，憑險自守，本軍因須迅速攻破此敵，以期早日會師武漢，故於二十六日九時許，即向汀泗橋之敵開始攻擊，汀泗橋夙稱天險，三面阻於湖泊，僅有粵漢路之鐵橋一度可通，其四面湖闊水深，不能飛渡，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東南高山障地，又極優越。逆敵宋大濤爲指揮，統率由岳州一帶敗退之董正國部，婁雲鵬部及彭祖佑之軍官團，暨新增援兵王獻臣部，及陳嘉謨之一百團，共萬餘人，在汀泗橋防守，並於東南高地築有良好工程。我軍開始攻擊時，乃以十二師三十五團及獨立團之一部由橋之南端向敵正面攻擊，我第十師全部及十二師三十六團與獨立團之一部，則從右翼高地包抄汀泗橋之後，自下午起陸續接觸，三十五團擊退橋西之敵後，進至橋頭，敵以水機關三挺向橋頭掃射，不易進攻，僅以大砲擊之而已，入黑夜我軍乃奮勇向敵之中央障地進襲，敵夜槍聲甚密，然我進襲部隊絕未開槍，直進至接近時乃以白刃炸彈相搏，佔領其障地數處，遂以此爲據點，迨二十七拂曉，即勇猛衝擊，敵障地爲我突破後，猶復頑悍反攻，企圖奪回，然卒不得逞，因此敵遂首尾隔斷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其左翼又爲我偵探隊包抄，於是敵之全線大潰，其在我左前方者除溺死之外悉數俘虜，其在右前方者沿鐵路退却，又爲我第十師截獲其大部，於是日上午七時，便完全佔領汀泗橋，敵除一部乘船逃脫，一部竄入水中外，餘悉繳械。

此役計共繳獲步槍二千枝，大砲六門，追擊砲六門，水機關槍四挺，子彈百餘箱，砲彈二十餘箱，其餘軍用品無算外，尙俘獲敵團長一名，營連長數十名，兵士千餘。我軍官兵傷亡亦四百餘。

汀泗橋之敵解決後，以威寧爲爭賀勝橋之要衝，若被敵人先據，則汀泗橋之克，亦未可樂觀。故同日即由我獨立團緊緊追擊，不使脫踪，於是日十二時，便已佔領威寧，退却之敵，約三百人，其槍械均被我軍悉數繳獲，於是湖南省，已完全克復，遂進

圖第二步之工作謀會師武漢矣。

5. 賀勝橋之役，

汀泗橋一役，敵人精銳盡喪，吳佩孚以生死關頭，不得不親自出馬到賀勝橋陣地督戰。我軍亦早知吳逆必死守賀勝橋故我軍在作戰之先，已預定攻擊計劃。第八軍担任進攻漢陽，第四軍第七軍担任進攻武昌，至目前攻打賀勝橋，則以第四軍担任攻擊鐵路以西，第七軍担任攻擊鐵路以東。斯時吳佩孚以爲賀勝橋地區狹小，正面無多，且旁濱湖泊，形勢險要，在在足以抵抗我軍之前進，故吳逆盡調武漢境內之師，及前方收回之殘衆，並令陳嘉謨親在賀勝橋頭督戰，其部隊計有劉玉春之生力軍第八師，並附吳逆衛隊十八連，孫建業，宋大霽之殘部，王獻臣之游擊隊，人數不下二萬，於二十九日下午七時，本軍第十二師第十師及獨立團，便開始向敵攻擊，第十二師爲第一線，第十師爲第二線，右第一線部隊，以獨立團及三十五團作先鋒，至三十日晨，獨立團以一營之衆，一鼓衝入敵陣，因友軍前進少聯絡，幾被敵人包圍，該營營長許繼慎，因之受傷。幸攻擊未久，三十五團已趕至加入戰線，於是逆軍陣地搖動，全線崩潰，此時我第七軍因敵情及地形關係，尚未接火，而本軍第一線部隊已直沿鐵路進擊，銳不可當，同時我第十師亦乘機趕進，沿途繳獲槍械甚多，於是逆軍狼狽奔逃，賀勝橋遂告克復。

吳佩孚在當時，不料我軍有如此神速，竟至將所有精銳之衆，在此役喪失殆盡。據俘虜說，吳賊親在賀勝橋督戰時，下令官兵不准退却，但因當不住我軍之猛，無論如何，官兵均不聽命並

云在潰退時，吳賊尙用機關槍擺在橋頭，向退却者掃射，並將旅長余蔭森及團長二員，斬首示衆，仍不能阻止軍心。

吳之計劃，本欲死守賀勝橋，以保障武漢，故賀勝橋車站，糧食子彈，堆積如山，不意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總計此役，本軍繳得敵槍三千餘桿，迫擊砲十一門，山砲七門，野砲一門，機關槍九挺，米麵千餘包，俘虜官兵二千餘人，工兵器具及子彈軍用品等無算。我軍傷亡官兵二百餘人，吳軍傷亡遍野皆是，亦慘戰矣。

6. 圍攻武昌城之役

我軍打下賀勝橋之後，同日便兼程緊追，於三十一日便已馳進武昌城下，斯時吳逆乃命劉春玉陳嘉謨，死守武昌城，深溝高壘，以與我軍對抗，本軍乃以第十師爲攻擊的部隊，十二師爲總預備隊，九月一日便與第一軍及第七軍，緊圍四城，但以城池堅固，急切難下，於是三日總部召集軍事會議，決定於五日總攻擊，本軍第十二師担任攻擊賓陽門至通湘門一帶，第十師爲策應，於四日到處徵集攻城樓梯，人民幫助亦極踴躍，該晚本軍各攻城部隊，便已次第移近洪山及近城的數百米遠之處，本軍獨立團担任攻白骨塔至通湘門一帶，依攻城規定計劃施行，挑選爬城有勇隊時，全體官兵均以爲我們是革命軍，無挑選之必要，於是三十六團則派第三營，獨立團則派第一營爲奮勇隊。

三十六團奮勇隊，於五日上午三時，由劉家灣西端，涉過城溝架梯登城，敵用猛烈槍砲掃射，並分擲炸彈火把等我軍受創甚鉅，但仍前仆後繼，奮勇攀登，戰况極形慘烈，時該團推進隊，

已到達劉家灣東場地區，預備隊亦進至通湘門附近車站，我軍乃再接再厲，一面以火力猛射掩護登城，一面肉搏攀登，以敵火猛烈異常，且竹梯高度不足，故攻至四時三十分尚未達到目的，時我奮勇隊已死傷過多，且天色將明，乃於拂曉前將推進隊及地區預備隊利用地物移至敵火直接損害界，待機再進，但奮勇隊尚未到達目的地，而天色已亮，於是乃於五日下午逐漸移至城門口附近。計死傷已三分之二矣。

獨立團方面，於是日午後十時亦進至白骨塔附近，準備開始攻城，至五日上午三時，奮勇隊亦均潛進城基，雖受敵猛烈射擊，但各官兵，奮不顧身，均爭先登梯，詎敵之機關槍，手榴彈及迫擊砲等，一齊並發，梯登官兵，完全擊斃，各官兵雖再接再厲，仍多死傷於敵之手榴彈機關槍之下，此時第一營已死傷甚多，第二營繼續增加，亦無法登城，第一營營長曹淵同志，亦於是役壯烈的殉難，不久天色已亮，先到城基者已不能登城，又不能退出，乃在城基溝中暫伏候令，至晚始陸續退出，而該營奮勇隊，已死傷殆盡。

此役本軍官兵，雖各具犧牲精神，卒因攻城器具不完，及敵人設備周到，砲火叢射，難達目的，而其犧牲精神，實足嚇破敵膽，查本軍除此兩團受重大犧牲外，其餘第十師及十二師之三十五團，均各有損害。計是役我軍共陣亡官長十五員，士兵傷亡亦達一百零五名，官長傷者十六員，士兵傷者二百零三名，嗚呼烈矣！迨後圍城將及一月，城內敵人因糧食斷絕，企圖衝出者幾次，均被我軍擊回，後因江西方面，孫逆猖獗，本軍奉令抽調一部至金牛鎮預備進攻江西，但後又因我第七軍入贛已得勝利，故本

軍之一部始又折回武昌之南湖駐紮。

7. 攻破武昌之役

我軍圍攻武昌，已逾月餘，城中糧食斷絕，軍心已非常恐慌，人民亦急望我軍之早日破城，斯時本軍副軍長，承總司令委任為攻城司令，於是乃決計於最短期間，將城攻破，以解人民倒懸，適此時，城內又有敵部願為內應，十月九日，我第八軍及本軍第十師、獨立團，均集中兵力準備攻擊，而第十二師亦由金牛鎮撤回，增加攻城兵力，是晚乃將各部隊皆漸次移至城下，至十日上午三時，城中策應已舉，本軍獨立團及第十師第十二師乃咸由通湘門一致登城，城內之敵尚仍頑抗，經我軍開槍猛射，并一面上白刃衝鋒，於是至上午七時許，便將城內敵人完全繳械，守城巨寇劉玉春被我三十五團生擒，陳嘉謨亦被我第八軍俘獲，武昌全城遂遍插青天白日的旗幟了。

是役我軍死傷甚少，奪獲槍枝千餘桿，大砲十餘門，其餘子彈機關槍，迫擊砲及所獲軍用品等不可勝數。

8. 江西之德安，馬廻嶺，九仙嶺等役

我軍自攻下武昌後，孫逆傳芳乃復受英帝國主義之資助，出兵騷擾我湘鄂邊境，蹂躪江西人民，我軍為免除賊務盡，並謀鞏固革命的新根據地計，乃不得不移旌東指，以撲滅吳賊拯救湘鄂人民之精神，再演之以撲滅孫逆，而拯救江西人民，本軍於二十一日奉令出發江西，出發部隊，為三十五六兩團及二十八九兩營及三十團之一營，指揮官為張師長發奎，全軍政治工作同志，亦大部份隨行。是日由武昌出發，於二十八日到達白水街（贛境）

附近集中，奉令協全第七軍攻佔德安城，截斷南潯鐵路之敵，預定十一月二日開始攻擊。事前迭得探報，云德安城之敵甚少，其主力如馬登瀛旅，陳祖光支隊，顧景宗旅，上官雲相旅均集中於德安以北之孤山，萬家壠，馬廻嶺一帶，佈置陣地，且利用鐵路輸送，隨時可互相策應，於是本軍乃決以一部與第七軍聯絡向德安前進，大部則向敵主力攻擊。我三十六團及三十五團與三十團前之毛營，並砲兵一連於二日晨便由陳家灣經王家墩向萬家壠攻擊，其部隊由黃團長琪翔指揮，第十師為預備隊，於二日上午七時集中蔡家大屋附近候令推進。本軍進攻計劃，乃以敵之退却點為轉移，如敵向馬廻嶺退却，則協全獨立第二師夾攻擊之，如敵向德安退却，則與第七軍夾擊之。設敵如向兩邊退，則分兵奪取德安，同時乃向馬廻嶺猛撲，各方均已佈置就緒，二日上午七時，便向敵開始攻擊，沿途民衆馳來帶路，並報告敵情，至九時許，在右翼楓樹壠方面，我毛營便與敵接觸，旋槍聲大作，總預備隊，即位置於風樹壠附近，同時三十六團則由衣塘攻西端展開，以第一營向孤山端抄擊，第二營由孤山正面攻擊，同時三十五團亦增加，於十時許，便把萬家壠之敵擊退。潰走駱駝山頑抗，我軍乃架砲掩護步隊前進，三十六團第二營衝至孤山麓時，該營長陳特，遂在此役飲彈陣亡。然各官兵更加憤怒，各營協全奮勇向孤山駱駝山猛衝，第二營政治指導員符節，亦因此受重傷，我軍益憤，激戰至十二時，即完全佔領孤山與駱駝山，直橫過南潯鐵路東側高山向敵追擊，敵人紛向德安退走，當時我三十六團乃全團向德安追擊，於下午三時佔領德安城。

當本軍正整隊向德安前進時，詎進至萬家壠約三四里高地，發見敵人偵探向我方搜索，於是知馬廻嶺之敵第六軍方面顧景宗部向我前進，我三十五團乃即以一部附機關槍兩挺變換正面向馬廻嶺開來之敵攻擊，激戰半小時，即將該敵擊退，仍向馬廻嶺腳

尾追擊，其時我總預備隊亦已到達，觀察德安方面已無槍聲，我軍乃決定用迅速手段解決馬廻嶺，以減少我左翼軍對鐵路北段之顧慮，但同時該退却之敵因得馬廻嶺用火車輸來大隊應援，仍據原有陣地，向我軍頑抗，於是我三十五團並增加二十九團遂協同努力向該敵攻擊前進。

馬廻嶺之敵，為孫逆第六方面軍，約共數萬人，於馬廻嶺南端之獨立松嶺山及聳嶺一帶，築有防禦工事，午後四時，開始接觸，經我軍猛撲，同時我二十八團亦由幸子嶺經五谷廟山推進，我軍猛衝數次，敵始連退數山，然敵始終頑抗，且退且戰，我三十五團乃直衝至馬廻嶺南端高地一帶，二十九團亦沿鐵路猛進，佔領馬廻嶺車站，時已入夜，敵仍不退，反乘夜增援，謀反攻，劇戰終夜，及拂曉我三十六團復由德安馳至增援，乃行總衝鋒，激戰二小時，將馬廻嶺之敵完全擊潰，敵狼狽向九江奔逃，我軍追擊十餘里，斃敵甚衆，旋於馬廻嶺休息半日，四日乃復奉命回德安向九仙嶺徐家埠等處之敵攻擊前進。

四日上午七時許，本軍第十師及三十六團，馳至德安車站，八時許沿鐵路前進，到達陣地，等待時機，十時許，敵向我方猛烈進攻，並以機關槍對我正面陣地掃射，形勢嚴重，我七軍乃出兩路包抄，我三十六團則增加正面，黃團長派第二營佔領鐵路右側高地，以機關槍掩護前進，直撲敵陣，又派第三營附機關槍二挺，向左翼增加，協同攻擊，至十一時許遂將當面之敵擊退，惟左翼敵人仍一再猛攻，與我七軍相持不下，於是蔣副師長又率二十八團由左翼推進，派一營參加戰鬥，未幾我第七軍從右翼包圍已經奏功，敵人全線潰退，再追至南山村南端約八里之處，戰爭乃停止。

上三次戰鬥，計共擊斃敵人官兵約千餘，傷千餘。本軍陣亡者三十六團陳營長特一員，官長陣亡共十一員，官長傷者計二十

九團張團附，三十團毛營長，二十五團馬營長三員，士兵陣亡一百五十七名，傷三百九十六名。

上三次戰鬥，計共獲敵人之大砲七門，迫擊砲六門，水機關槍五門，步槍千餘枝，彈藥甚多，其餘軍用品無算。此外還俘敵團長一營長一，其餘官兵數百人。

後我軍在陣地休息時接得消息，云南昌九江兩方面均同時已為我軍打下，江西全省已復入革命勢力範圍，於是北伐戰爭從此遂暫告一段落，本軍不久即奉命回武昌補充訓練，北伐第一步的軍事工作，遂由此結束。（錄第四軍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第五軍北伐作戰期間的工作及死事烈士姓名 榮 甲

此次北伐，第五軍担任工作，一為維持後方治安。二為保護粵湘贛軍用運輸路線。三為護解軍需。四為側防贛敵襲擊湘衡。五為進攻贛南任務。故全軍二師人，一師（第十五師）駐紮廣東後方，一師（第十六師）出發前方加入作戰。去年七月，第十六師第四十六團先行出發湖南桂東專任側防任務。第四十七團出發湖南衡州，担任保護運輸路線及護解軍需。第四十八團駐紮韶關，維持治安及援應南雄第一軍防務。九月，第四十六團奉命進攻贛南。第四十七團，由湘會師南昌。第四十八團回防東江。十月第四十六團進攻撫州，十一月會攻南昌。本年二月轉防贛東贛南。第四十七團轉軍入浙，進平蘇地。第四十八團增防贛省。此第五軍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北伐期間工作之大概情形也。茲將第五軍第十六師第四十六團北伐各役作戰陣亡諸烈士姓名表列于後。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第十六師第四十六團

北伐陣亡官兵姓名表

姓名	職別	作	戰	地	點	作	戰	年	月	備
羅福雲	排長	撫	州	城	外	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陣亡			
馮海山	正兵	同	右							
龐亞炎	同	右								
唐子彬	同	右								
楊忠	同	右								
吳桂	同	右								
盧英	同	右								
陳平	同	右								
梁壽	同	右								
李福明	同	右		南昌棠野港武陽渡		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至七日				
胡展	同	右		桐林舖佛頭塔等處						
李標	同	右								
馬福	同	右								
何祿才	同	右								

校辦理不良，阻止愛國運動，毅然脫離，轉入省垣育才中校，當其在學時，孜孜不倦，成績卓然，師長及同學咸器重之。卒業後，忿帝國主義之壓迫，痛各省軍閥之專橫，深知除革命以實行孫總理之主義外，實無可以救水深火熱之同胞，由是烈士之志不在鵝湖肥洞，而在鷄鳴劍躍焉。十三年春，於南渡，改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卒業，見習于本校政治部，嗣充教導第一團二連黨代表，十四年春，黨軍東征，充二連連長，轉戰數月，每戰必身先士卒，河漢梅縣諸役，戰尤烈，其不死者幾希！夫幾陳逆肅清，五月楊劉叛亂，黨軍回師聲討，烈士在白雲山親率兩排人圍攻逆軍一團之衆，俘虜其團長，收繳其槍械，故討平陳逆，蕩滅楊劉，烈士戰功屢著，立奇績焉。八月升第一師五團一營營長，駐北較場，雖在久戰而後，倦極休養，而于訓練士卒，整理軍務，不敢少懈。十五年七月，出師北伐，師至湖南，擢升團長，轉戰于湘鄂贛數省。十月南昌之役，強敵頑抗，烈士奮身爭先，當者皆靡，不幸飛彈中頭部，遂以身殉黨國。其慷慨激昂之氣，視死如歸之精神，洵爲同志中所敬佩者，嗚呼！烈士之死，其代價固有重于泰山，然而老親傷子，弱弟失兄，情何以堪！且其素志未酬，國賊未盡，遂爾殉難，殊可慨矣！來日大難，後死有責，應如何努力奮鬥，庶足慰烈士于九泉耶！烈士之爲人，沉默寡言，忠信

廣東各界追悼北伐陣亡將士大會特刊

誠毅，于黨于國，一德一心，對公對私，無偏無倚，三月二十日之變，校長誤捕之，全營官兵，羣以其熱心黨務，教育有方，聯名呈請釋之，此可見其平日治兵之一斑，其待下之感情，灌輸之敦力，皆可于此驗之矣。烈士曾撮一影，乘馬持鞭，自于其上書一聯曰：『若怕犧牲毋革命，惟求猛進故揚鞭，』觀此二語，其志氣，其決心，已可概見，嗚呼！烈士間關千里，奔走南天，舍其家庭，別其鄉里，槍林彈雨所不畏，血肉橫飛所不惜，無非是爲民族求解放，爲國家謀獨立，爲世界爭自由，千萬弱民，沐其恩澤，瞻仰輝光，昭如日星，吁！烈士死矣！其一種英姿淑慧之氣象，永遠不得見矣！而烈士之精神，却永遠存在，烈士之生命，永遠有後死者接續，烈士之犧牲，已激動全世界之弱小民族，烈士之鮮血，已灌溉全世界自由之花，烈士之死，誠未嘗死，烈士堂弟重孚君，亦軍校畢業生，以余與烈士交甚深，于其生平事實，畧知梗概，囑爲之傳，余簡鄙無文，惟義不容辭，謹述其所知者，淚與墨俱，而于烈士高尚之人格，奮鬥之精神，明澈之思想，實未能盡其萬一也。

劉雷勳于國立中山大學

